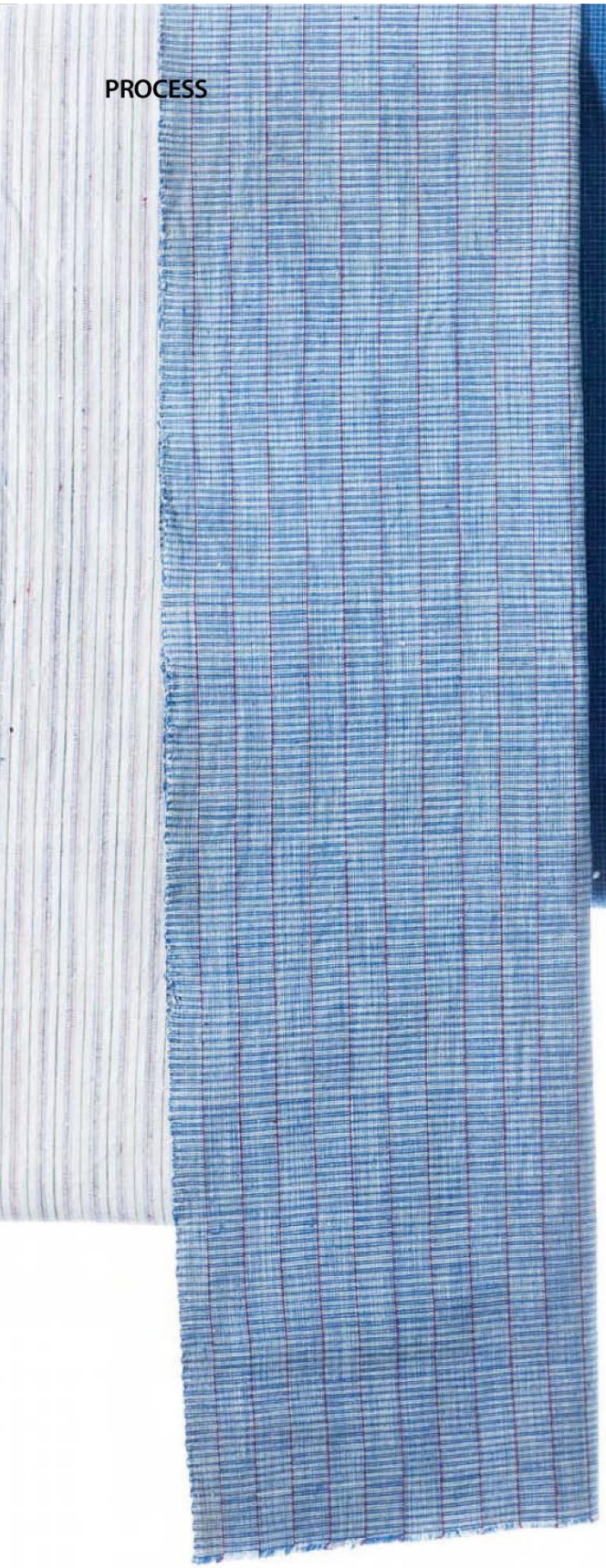


造物

物总是将它最终的一面呈现给我们。在日常生活里，我们看见的，触摸的，使用的，谈论的，是它被完成了，被呈现了以后的面貌。

可是在被完成与被呈现之前，它是什么样的？要经历什么样的旅程？又有什么样的人，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到这旅程中呢？

我们或许都同意，一件物品越是寻常，就越是说明它在我们的生活里已经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在时间的淘洗之下，仍然能停留在人类的生活中的物，它的不可替代性暗示了其内部一环扣一环的合理之处。只不过，人总是不乐于关心这些很显然的，已经被“解决”了的事情。然而所有“创新”之物，都有它的支点。回到源头，去认识这些支点，这些密密麻麻的合理之处，即是为将来可能的创造埋下伏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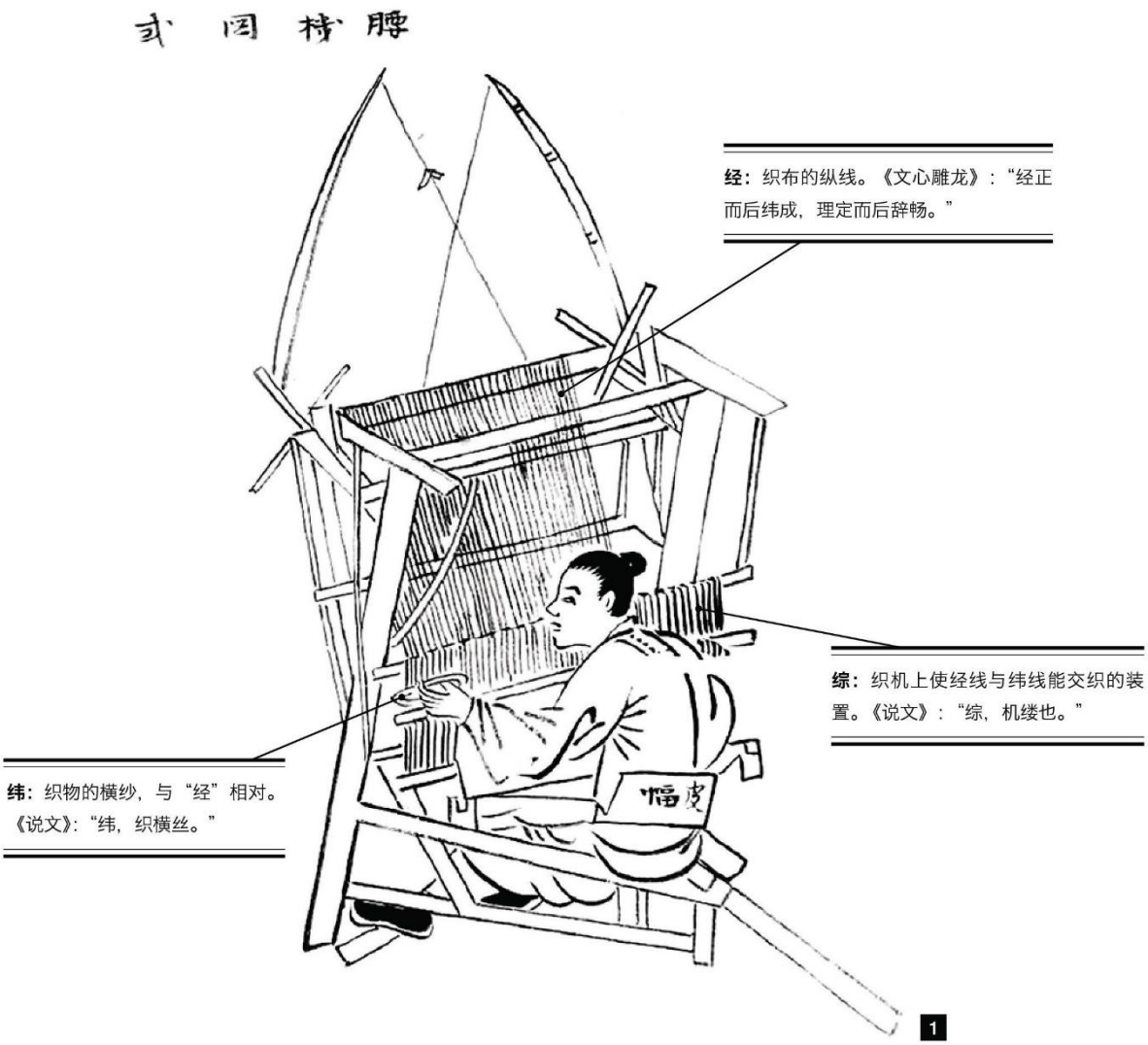
日本人说“守，破，离”，古希腊人说“认识你自己”，中国人说“循序渐进”，我们了解事物形成的过程，才能够说，我认得它。

2014年，从布开始，我们去认得一些东西。

A BIT OF CLOTH
认得一点布

基本上，有人的地方，就有布的踪影。作为一种材料，布从原始社会开始就进入了人类的生活。它的生产，也是人类最早掌握，并且仍然在不断进步的一项工艺。缝缝补补，织衣做衫，曾是女孩子嫁人必备的才能，也是天下母亲为家人提供温暖的最寻常的方式。不过到了今天，当社会分工极度细化，当我们不再需要掌握这些技能的时候，这古老的智慧也渐渐地淡出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变成书本中的，学院里的，博物馆里的知识。我们再想认识一块布，则需要重新建立语境，把它还原成一种随处可见的，信手拈来的常识。在常识中，事情往往没有那么难。

编辑、文 / 谢弘　摄影 / 胡音　特别鸣谢 / 金泽工艺馆，众望控股集团



经：织布的纵线。《文心雕龙》：“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

综：织机上使经线与纬线能交织的装置。《说文》：“综，机缕也。”

纬：织物的横纱，与“经”相对。《说文》：“纬，织横丝。”

1

绞丝旁的字

“纯”、“紧张”、“有条不紊”，“丝丝入扣”，这些汉语中用来表达情绪和状态的词汇其实有着一个共同的源头：纺织。作为一项古老的工艺，纺织早已将它的影响化为我们语言与思维中的点点滴滴。上海青浦区金泽工艺馆的纺织部总监的张西美老师曾经做过一项研究，将绞丝旁的汉字全部整理了出来，由此，她还打开了对于草木染的研究课题，因为很多与色彩有关的字也是从布的染织技术中来的。

亲身体验一次手工织布的过程，就会发现，绞丝旁的汉字不仅有具体而微的对应物，而且那些表达情绪与状态的词汇所指示的工艺过程，真的与人的心境密不可分。无法一一列举所有绞丝旁的字和词，但我们借用张西美老师的一小部分研究，还是能大致晓得，中国人的表达方式，与纺织这件事实在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糸部汉字大致分为七类：

（一）丝，麻线，或绳索。例如：经 纬 缕 统 索

（二）丝织品和麻织品。例如：素 绢 绮 纨 绸

（三）有丝麻制品加工成的衣物用品。例如：纽 组 绅 缆

（四）丝麻的加工。例如：纺 织 绩 纠 缫

（五）以绳，线为工具进行的活动。例如：编 缝 紧 约 络 缀 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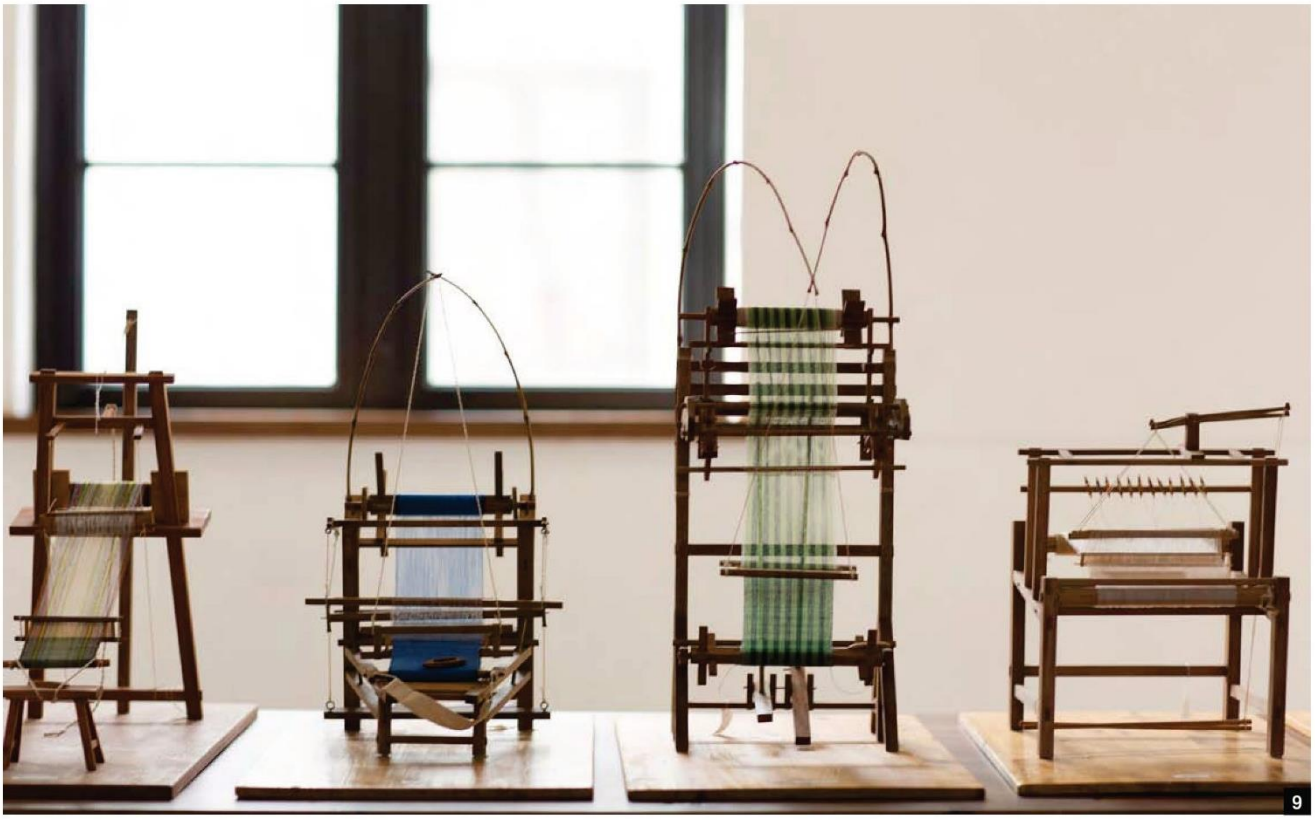
（六）由加染形成的各种颜色。例如：红 紫 绿 绯 绛 缇

（七）与丝麻特性有关的状态。例如：纯 细 纾 纷

1.《天工开物》上卷 乃服 第二卷“腰机图式”，明朝科学家宋应星著。

PROCESS

1. 纺纱。2. 浆纱。3. 晒干。4. 打筒。5. 牵经线。6. 穿筘。7. 穿综。8. 卷经。9. 金泽馆藏 织布机模型。



9

从纺到织

追根溯源的话，一块布最小的单元应该是纤维。如果是一块棉布，那么它的纤维来自棉花，如果是一匹丝绸，它的纤维则是蚕丝。往上走一级，是棉花做成的棉线，蚕丝做成的丝线。有了线以后，再往上走，一条条线纵横交织，就形成了布。我们常说的“纺织”一词，实际上包含了两个动作，或者说两个工艺：一个是纺，那是将纤维制作成线的过程；一个是织，是把线制作成布的过程。很显然，总要先有纺，才有织，但是光纺完纱线，还远远不能开始织布，两者之间还需要再走几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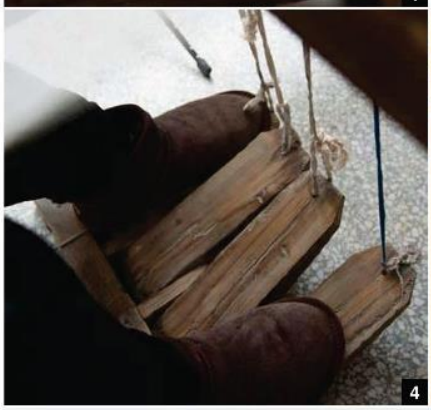
我们很幸运地去到了位于上海西郊的金泽工艺馆，在这里，来自苗族的师傅用老式的工具与手法向我们演示了从棉花团到一匹布的全部过程。

首先是纺纱，师傅坐在纺轮面前，左手握着一团棉絮，右手摇着纺轮的手柄，云雾状的棉絮就像变魔术一样，在师傅的手拈之下，成了细细的线。线的粗细、密度与均匀程度全靠师傅的手上感觉来控制。在纺轮的带动下，纱线沿着一根十多公分长，半径不到一公分的小木棍绕城了一个线筒。

这些线，还不能直接用在织布机上，因为没有经过处理的线不够牢固和稳定，它们需还要上浆。上浆的方法，是把纺好的纱线放在加了蜂蜜和米浆的水中蒸煮，煮好之后在室外晒干，这样上好浆的线才能用来织布。

接下来，进入织布的准备阶段时，需要准备两样东西：一个是装在梭子上的线，它会成为一匹布上横向的线，称纬线；另一个便是装在织布机上的线，它们将要成为一匹布上面纵向的线，称经线。织布的原理，是在织布机上搭好所有的经线，再让梭子带着纬线在经线中来回穿梭形成布匹。所以，制作纬线只要用纺轮将线绕在轴上成为筒，再把线筒装进梭子就可以了。而经线的制作，则是一个异常复杂的过程。经线的数量众多，需要一根一根地装到织布机上，因此这个过程需要拆分成牵经线，穿筘，穿综与卷经四个步骤。牵经线是根据布的尺寸和图案需求，用整经工具拉出足够数量和长度的经线。筘与综，分别是织布机上的两个部件，筘是一个梳篦状的装置，就像梳子一样，经线通过筘被根根分开了。而综，虽然长得和筘很像，却是固定经线的装置，它与织布机的踏板连接，是用来控制织布纹样的重要工具。穿过筘与综的经线还要通过一个卷轴固定在织布机的一端，只有这样，每一根经线在织布的过程才能中绷紧绷直。

PROCESS



1. 开口。**2.** 送纬。**3.** 打纬。**4.** 换脚。**5.** 织布坊学员纺织过程。**6.** 土布成品。

万事皆备，终于到了织布的时候，事情反而变得明了了。细说的话，也还有几个分解动作：开口，送纬，打纬，换脚。织布者用脚控制踏板，将经线分开，根据纹理的需要，一些经线向上，一些向下，形成一个开口。通过这个开口，梭子把纬线从一头传送到另一头，这时将筘往下打一次，压紧传送好的一条纬线。然后换脚，再传送下一条纬线。以此循环，布就是这样一条线一条线地被积累出来的。

Q&A

张西美
金泽工艺馆纺织部总监
自小与针线布料一起成长。曾从事电影服装设计，因电影《滚滚红尘》，获27届金马奖最佳服装造型设计。多年来担任服装与纺织设计顾问，对草木染亦有深入研究。

《布头布美》
2010年在香港杂志《明周》的专栏合集，从纺织与工艺制作出发，细说日常生活中的纺织品、服饰和时装背后的故事。

在金泽，我们看到了布传统的一面，手工的一面。但在与您这几天接触下来，觉得您似乎并不是认为只要是传统的就有价值。

是的。有人觉得传统是一个梦境，我觉得还是要改变，还是要回归当下的生活。每一个年代的人要学会挑选，看传统里面有什么东西需要我们去学。我不推崇那种很高级，很绝活的东西，因为它跟平常生活没有什么关系，当然是它又是一个工艺，所以我基本上还是保持开放的态度，让大家去判断该怎么看。好像我们今天早上聊到爱马仕的“上下”，到底是全世界只有一个人会做一个东西比较厉害，还是应该让多一些的人能够分享一个东西呢？ 我觉得Muji很了不起，因为它能提供给大家很简单的东西。它的价钱可以，让大家都能享受到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更难。

关于手工艺生产与机器生产，也是许多人关心的问题。您觉得，就布来说，这两种生产方式分别有哪些特性是对方没有的呢？

其实喜欢一块布，我不会在意它是手工的，还是机织的。织布、纤维、后工序、印花等等的研究是很专业的，是要在在工业当中发生的。大量生产会推动人们去改进生产的方式和工具。但是手工呢，是个别的小东西，你不会投资大量的金钱去改动它的生产工具。手工的东西，因为批量小，会相对地人性化一点，自由一点。比如缂丝，就没有机器可以做这个，但不代表没有机器就是高级。再比如提花机，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东西，有了程序，可以一直织，解放很多劳力。

手工里的“人性化”具体是指什么样的特点呢？

一种不规则的，很微小的，很特殊的感觉。还是有一点性格的吧。其实就像有机食品和一般食品，吃上去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的。两块布放在一起，其实从结果上看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最重要的是它的精神。以前我们手工生产是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做，但是现在是有选择的情况下，再选择手工，其实是有一种修行的意味。就是说，慢慢地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东西。手工有两个极端，一个是很绝活的东西，一个是很便宜的东西。现在很多说法都像是公关词汇，好像用手做就是手工。其实并不是这样。所以作为个人，你是必须要享受这个过程，才去做这个事情。另外一点，做手工可以让很多人产生联系。其实，就布的特性和产品的效果看，可能真的是不需要手工的。现在很多机器是做的到像手工那样好的。像Zara和H&M现在也有很多东西是印度手工做的，但是我也不知道那里的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做的。现在好像谈起手工就是一种很悠闲的感觉，喝杯茶，织个布，当你真的把它作为生产的环节，我想可能还是很苦的。

手工与工业生产有没有可能结合呢？比如荷兰的设计师Hella Jongerius与IKEA合作过一个地毯，就是先用工业的方式预制了一些布，再让印度的妇女运用手工刺绣的方法将这些布拼起来做成地毯。

是可以啊，但是这就要求设计师很全面地了解整个生产的环节。比方说拼布，有人说拼布很环保。其实，拼布本来很环保因为是把碎布头拼起来。但是现在的拼布，是把完整的布剪开来拿去拼，那么这个还环保吗？还有棉花其实很污染的，需要很多水，中亚有很多地方因为种棉花，失去了水源。再比如，有人说化纤不好，但是化纤，可以说减少了水的污染，但是它又有其他方面的污染。所以很多东西不是表面上的那么简单。设计师是要真的彻底了解这些问题，才能做出有意思的事情的。

所以在您看来，在今天，手工的意义是在生产之外的？

因为又要便宜又要很高效，真的就不要手工啊。名牌在强调传统的工艺有多少道工序，其实我们任何一件东西都可以说出很多的工序，这个不是很有意义。很多的土布，也是用工业制成的纱来做的。不过，现在我们的分工太细了。比如现在你写一篇东西，可能要经过很多人的同意才能登出来，也许最后不是你想要的样子了。那么手工的话，就像你自己烧一顿饭，你会觉得这个东西是我做的。像自己的孩子，一定会觉得最漂亮，那块布一定是最好的。

那么在金泽，您是希望把这个工艺打开来，让大家先了解？

我在金泽见过很多非遗的工艺师。 那么是不是盲目地按照古法再操作一遍就是传承呢？我想来想去，还是按照我自己的方法来，先玩，先给你一个觉得自己是可以做的信心。用手动去帮助记忆，而不是光讲课。所以你在看藏品的时候会明白这块布是怎么做的。那么你就有基础去了解一些东西。我不觉得我们这里是那种训练国宝的地方，我们教授的只是很皮毛的东西，但是用一种很轻松的方式去学。

可是好像吸引了很多专业的学生，比如北京服装学院的研究生也来参加了织布坊。

我当然是希望最后有产品出来，但不是很急迫。我们还是一个教育的机构，是影响来这里的人，而不是去做他们应该做的部分。一般教的方法是鼓励大家去找自己，所以没有对错的概念。现在染布坊也在建设当中，希望将来可以有不同的工艺在金泽建立起来。